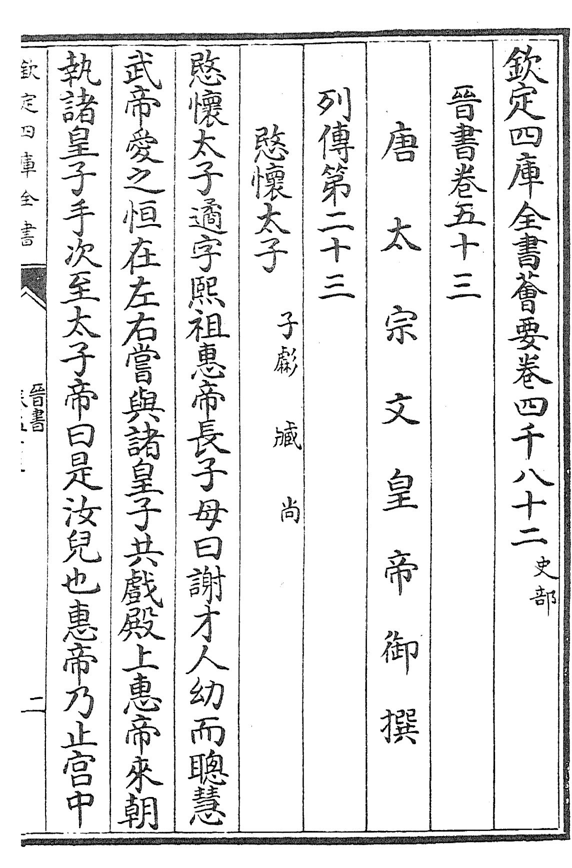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十二　史部

晉書卷五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虨　臧　尚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

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蓀為文學恵帝即位立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為

師傅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宫又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宫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黄門閹官

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墻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

葵菜籃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

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宫車晏駕彼居大位

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宫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别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

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
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
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
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内主顧成當三
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
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
殿召公卿入使黄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
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

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
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
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
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肜鎮東將
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
宫廢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游元圃聞有使者至改服
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澹以兵仗
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

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黄門自首欲與太子為
逆詔以黄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
更幽于許昌宮之别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
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鬉又曰
南風起兮吹白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
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
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
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

親母自為太子以來勑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
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
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
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
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
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
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
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

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遥呼
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
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
之意中宮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
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
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
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
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

還東宫飲盡逼廹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黄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踈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説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

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猶足以為功乃可以得

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
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
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恒
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
與食宮中猶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
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
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遹不幸
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

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逼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祗爾德行以從保傅事

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中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寃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内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為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遹幼

稟英挺芬馨誕茂既茂髫齓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
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
何凶戾潛構禍害如兹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
爾之降廢實我不明牝亂沉裁亹結禍成爾之逝矣誰
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
有識孰不哀慟壺闢千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
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窀穸既營
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緇紳同

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

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

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虨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

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

發姦回作變遹既逼廢非命而没今立臧為皇太孫還

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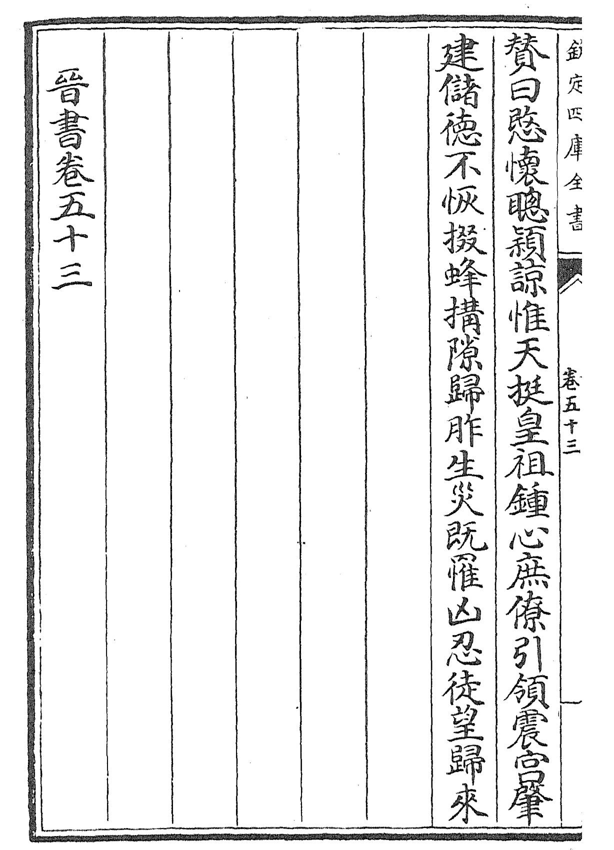
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宫太孫

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宫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簒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為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朞謚曰沖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

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踈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躭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宫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搆獒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寃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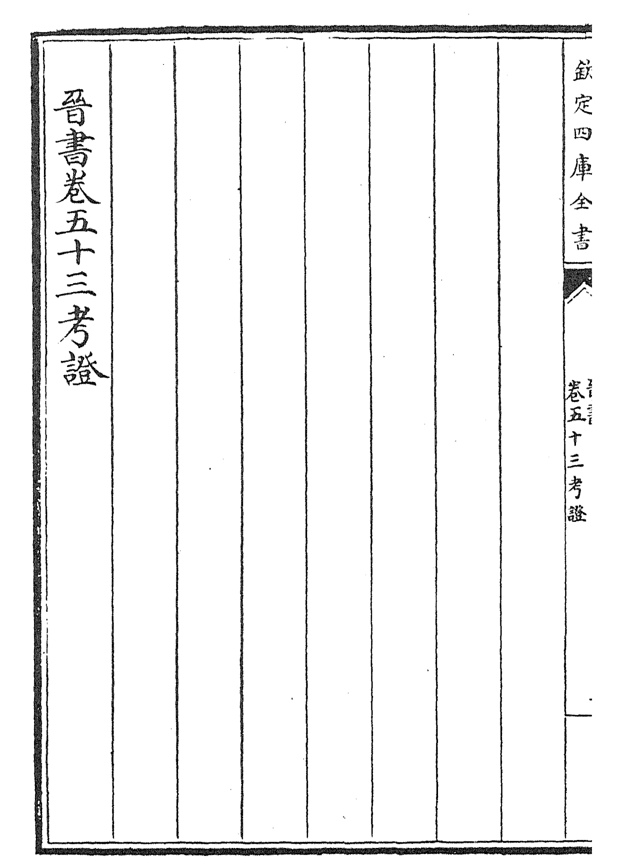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厖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恢掇蜂搆隙歸胙生災旣罹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卷五十三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愍懷太子傳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本書五行志聾空作嚨喣前作比臘月作來年與此小異

不若遷延却期○却監本作刼綱目分注作緩今從閣本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十三 史部

晉書卷五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雲弟耽 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

里閑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

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
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
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
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
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
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
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聦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
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

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
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
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
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
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
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
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為股
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

璋黄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鋭師千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

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
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
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
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
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蘢
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
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
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

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
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
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璖寶
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
荒衝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
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

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元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

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宏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早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

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宏於玆者也借使守之以

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吴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吴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吴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阸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鋭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
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爭舟檝
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
憑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
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
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
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
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吴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吴之興也參而由焉

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
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
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
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
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
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

邮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
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
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
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
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
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
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

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
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
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
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
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
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
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黄耳甚愛
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

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

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
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庸
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
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儌一時之
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
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
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
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

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快快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

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

已則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移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巳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巳惡寵禄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

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
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
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
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為而彼之
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為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
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為賦焉庶
使百世少有悟云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
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

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

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

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
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
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
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
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
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
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
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

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獘而侵弱之
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
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
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獘王
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
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
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
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

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
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
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
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
項之能闚闞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
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
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

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
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
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
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
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
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

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
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九服夕
亂哉遠惟王莽簒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
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
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
於甲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

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茍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

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政郡縣之長為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鋭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歳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

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

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

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
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
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
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
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
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
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没玖

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恰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

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寃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鋭漂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為黄門郎孫晧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為涿令有稱績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

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
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
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
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
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
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
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
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

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

守害其能屢譴責之云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内聽望

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敎曰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
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
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
望臣以凡才特蒙抜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
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
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
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

工肆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踈闇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匆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替

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為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敎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

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縢於玄
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
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覿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
靜隱賾論虛藏器褧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
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
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
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
贍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

玉階論道紫宫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内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黄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為亂穎上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

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泰平

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
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
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
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
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
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
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
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

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廻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郎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

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叅軍孫惠與淮南内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為

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頴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頴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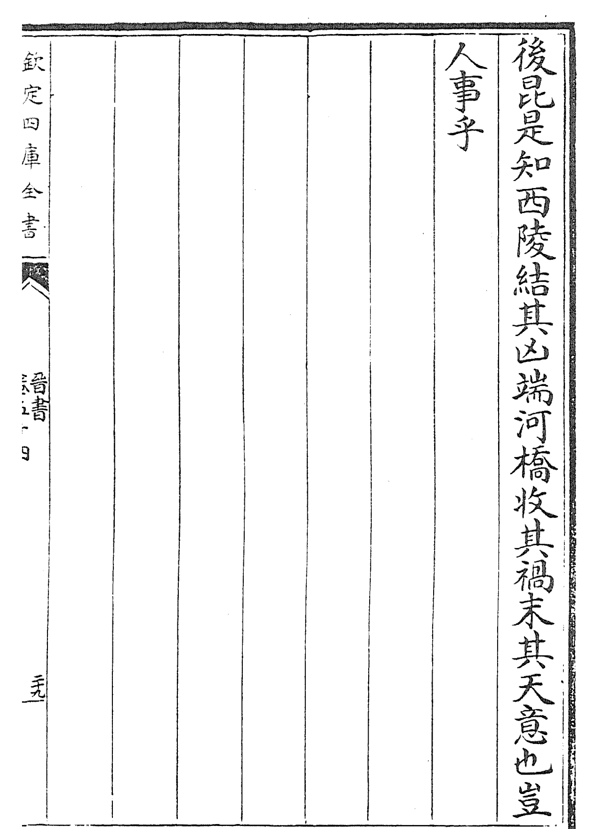
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
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予答曰
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晧
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
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
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
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
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

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没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為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惟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廻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藴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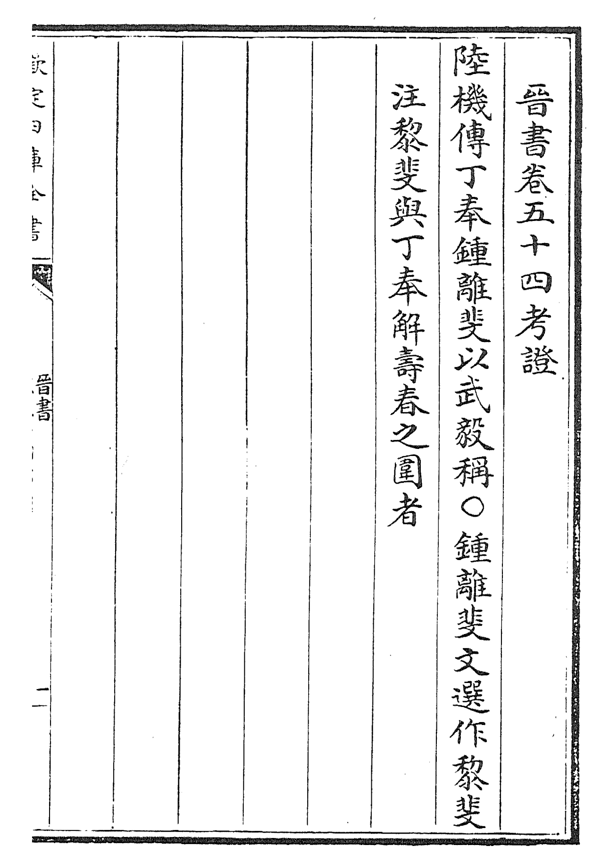
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安居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恕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

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
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
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
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
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
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
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絶
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



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晉書卷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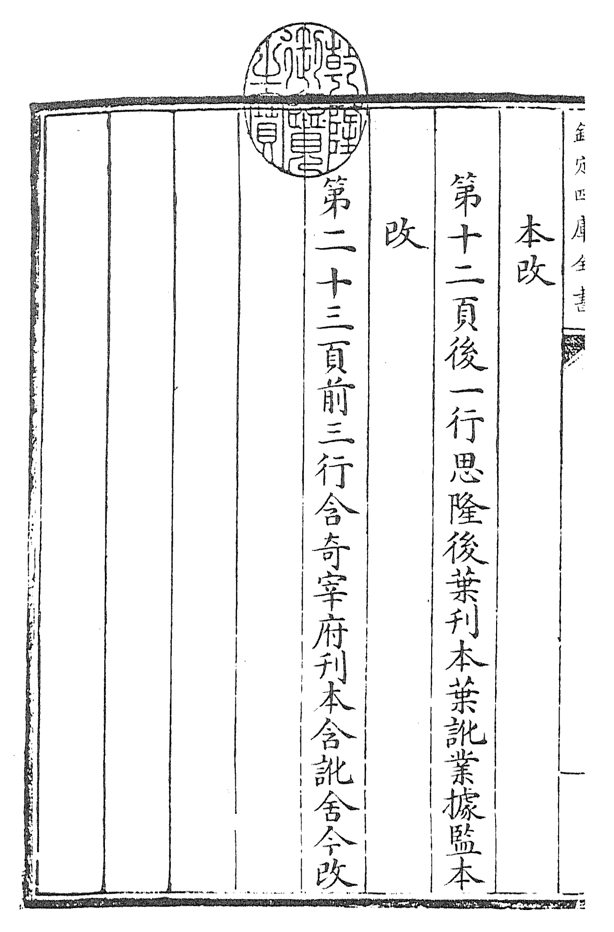
晉書卷五十四考證

陸機傳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鍾離斐文選作黎斐

注黎斐與丁奉解壽春之圍者

晉書卷五十四考證

謹案卷五十二第五頁後八行止戈為武刋本為
訛而今改
卷五十三第一頁後五行傳祇刋本傳訛傳今改
卷五十四第二頁前三行招攬遺老刋本攬訛覽
據文選改
第三頁前三行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按史
本俱脱張溫一人據文選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則中宮警守刋本警訛禦據毛



本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思隆後葉刊本葉訛業據監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含奇宰府刊本含訛舍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孫悅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五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晉書卷五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兖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大尉

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扺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明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語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朞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

文蕩駘儒林志不轂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
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
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
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
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
之隷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
寶吐唾之音受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
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

驤於四極之外今迺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
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
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
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
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
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獎
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
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閱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郤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遥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畏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

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悦出入崎傾逐巧點姸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内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

收清響黎苗之樂亟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曽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黄幄玉階之内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説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

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蹔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遊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

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肖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誥訓傳詩書講儒墨説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

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
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蹈黄唐經緯則越虞夏
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勲抵訿管仲蹉躗晏嬰遠升鼎
湖近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虚仡爾
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
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躃部事取才進人此
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
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之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

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畢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迕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内無請謁矯身擢

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鈆刀不能入泥騏驥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

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

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邮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瑶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

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
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
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勲于家
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
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
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

尼父之大業斯文在兹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
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
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
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
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
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
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
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

匪懈日鑚其道而仰之彌高鑚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
豈唯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
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
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齓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
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
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
愛平恕以濟其寛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

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為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慼予其望色思寛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瑫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寅亮總

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
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
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
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覊于總角以逮于弱
冠曁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
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纎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
曾不知予知之逌改惟沖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
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

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畀沖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祗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惰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瑫亦昌言瑫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

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内取諸内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内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别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

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
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
没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
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沖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
原傾覆子姪多没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
兵内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

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惡誅滅異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親率羣后

耤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遺宮掌舍設枑青壇鬱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阯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

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啓參
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
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
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金根照耀以炯晃
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
中黃曄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
瓊鈒入蘂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磤以
砰磕笥簴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

連天以幸乎耤田蟬冕頍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
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倚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
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
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髻
躡踵側肩掎裳連襼黄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動
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
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

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懔圖匱於豐防險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舜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

普淖則此之自實縮芑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

耤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為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

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櫳使老小貧戸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

䥫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温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
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
盜皆起於迥絶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宄生心連陌
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
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欜
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
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欜門或避晚闚迸逐路隅祇
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欜獨復

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巻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雨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禄利許以功報今賊吏疲人獨專攡稅管閑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蠧姦利所殖也卒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

琴頗屬文岳之為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
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
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
吏故得免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
免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
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
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

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懐

令尚書郎廷尉評令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
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
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
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
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
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
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
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

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顔之云厚猶内愧於甯蘧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闚天文之秘奥覩

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繳谿子巨黍
異絭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蝱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
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
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
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
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
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兹禮容之壯觀而王制
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

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

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菱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樂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擿紫房水挂頳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盃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

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絶思終優游以養拙

初毘為琅邪内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内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别曰負阿母初被收倶不相知石崇已送

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絶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

尼

尼字正叔祖昺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内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

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

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㳻毁譽縱横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

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絶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

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
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
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
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
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
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
載文軒服黼黼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
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

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禄執權衡握機
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没才智
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
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絶
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
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
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
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

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

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眞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

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
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
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
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實應
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奥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二
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
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宫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

翼贊之敬乃埽壇為殿懸幕為宮天子位于西序顔回
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縉紳先生之
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
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
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
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
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
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

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闛闔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

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厠末列親覩盛美瀸漬約
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
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
德代徽黄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幾祚以
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
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
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
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閲古訓遵道讓齒降心

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温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宫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

振陷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
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
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
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擒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之
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
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
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
兹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

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厠身渠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祗詠聖志出為兖令在任寛而不縱恤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為乘輿箴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

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
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
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
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
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
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
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

國者也葢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
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開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
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
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
義舉内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
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
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

天子之事也尼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
萬幾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
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
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
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
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
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
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

濁同流玄黄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
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彛倫永序萬邦巳紛國事明
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巳降曁于夏殷
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
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
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
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
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

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沉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

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懐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内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絶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鼔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

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
未易甘言美疢斟不為累由吏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
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
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
受儁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
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
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
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

事平封安昌公歴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携家屬東出城皐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劒閣載以蜀人恃險好

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兹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吴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劒閣山焉載又為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

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
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
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
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眠
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
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
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

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也白猨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荊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辯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

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説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呴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閲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躒俶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

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
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載又為潒氾賦司隷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
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
復為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
王乂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
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

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内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娱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揺之風躡堅氷之津旌拂霄崿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

顧石室而廻輪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峁嶆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飈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愬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懽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濘短羽之栖翳薈今將榮子以

天人之大寶悦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孫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岸崥崹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刖峻挺茗邈嶕嶢睎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梯陟崢嶸蹈

蕤賓之陽柯剖大吕之陰埜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昌啓中黄之妙宫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嗔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咒嫠為之擗摽孀老為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

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旰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頳素煥爛枌栱嵯峨隂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

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
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蘦
俯採朝蘭遡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
戲中沚濳鯉駭鷩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
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
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
乘鷁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
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

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
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
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
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
林縱飛翼於中荒爾乃張脩罠布飛羅淩黃岑挂青巒
畫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闌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
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鷇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
連騎競騖騈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

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
圓文之豣班題之豵鼓鬣風生怒目電瞛口歕霜刃足
撥飛鋒䡅林蹴石扣拔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
蹴封豨攢馮豕拉䶛齸挫解貔鉤爪摧踞牙擺瀾漫狼
籍傾榛倒壑隕崿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
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
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驃酒駕方軒千鍾電釂萬燧星繁
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廻節而旋此亦畋

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
羊頭鍱鉞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
炭神器化成陽文隂漫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
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氷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
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
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

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葢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瞷黑照玄緌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

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儁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鵽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

象白靈川之黿萊黃之鮐丹穴之鷚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赬尾丹腮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皐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蓱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

告捷斯人神之所欣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埀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

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徼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
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
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
蕩玄髫巷歌黄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
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被乎正朔莫
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服苑戲
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鳴鳳在林夥於黄帝之園有
龍遊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内

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
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
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兹狂狷蓋理
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
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以蔀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
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
皇風載韙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摛藻為春下有可封之
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為工永嘉

初復徵為黄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
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
侍郎祕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為
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撥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
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
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焕前史儔於賈誼

先達方之士衡貫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貫
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
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
盈果拜塵趍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
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
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
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

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摛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彫煥才高位畀徃哲攸歎岳實含章藻思抑揚趍權冐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晉書卷五十五

晉書卷五十五考證

潘岳傳從子尼○尼監本誤産今按本傳改正

徒望歲以自必○必本集作畢文選注畢卒也所謂卒歲之計也

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汲古閣本此句下尚有遷給事黄門侍郎七字

鑚蚌瑩珠○蚌本書音義作蝝字書不載蝝字今從監本

晉書卷五十五考證

謹案第一頁後五行而登宰相之明諸本明俱作

朝

第十八頁後五行雖吾顏之云厚刋本吾訛無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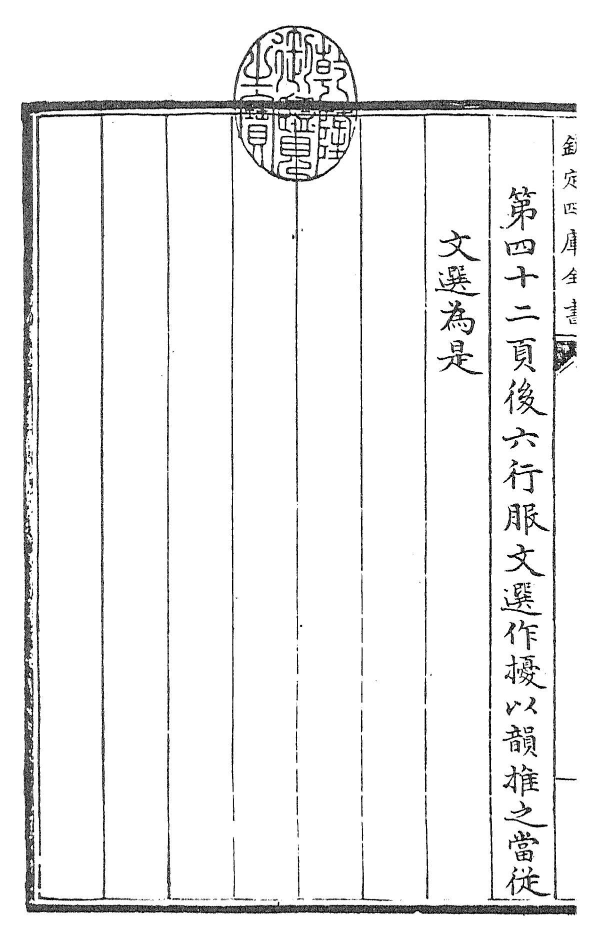
北監本改

第三十八頁後三行遡惠風於蘅薄刋本遡訛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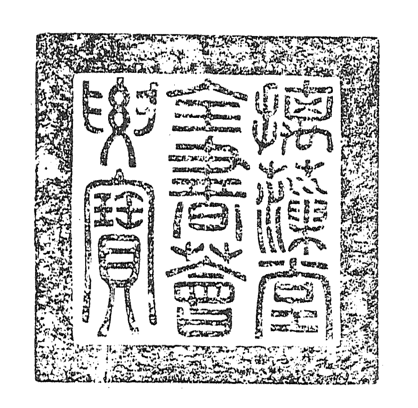
據毛本及文選改

第四十頁後七行虬蹣螭騰刋本蹣訛蛹據文選

改



第四十二頁後六行服文選作㥿以韻推之當從文選為是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蔣予林